

攷正古文觀止

言文對照

精校詳註

姚稚翔譯註

· 基本國學讀本 ·

秀水 沈衛
太史 鑒定



精印本

梅聖俞詩集序

歐陽修

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，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
有，而不得施於世者，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，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內
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，以道羈臣、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
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予友梅聖俞，少以蔭補爲吏，累舉進士，輒抑於有司，困於州
縣，凡十餘年。年進五十，猶從辟書，爲人之佐，鬱其所蓄，不得奮見於事業。其家宛陵，幼習於詩，
自爲童子，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既長，學乎六經仁義之說，其爲文章，簡古純粹，不求苟說，於世世之
人，徒知其詩而已。然時無賢愚，語詩者必求之聖俞，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樂於詩而發之，故其
平生所作，於詩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薦於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：「二百年無此作
矣！」雖知之深，亦不果薦也。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，作爲雅頌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，薦之清廟，
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，豈不偉歟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爲窮者之詩，乃徒發於蟲魚物類，羈愁
感歎之言，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窮之久，而將老也，可不惜哉！聖俞詩既多，不自收拾，其妻之兄子謝
景初，懼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，以來所作，次爲十卷。予嘗嗜聖俞詩，而患

不能盡得之；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，輒序而藏之。其後十五年，聖俞以疾卒於京師，余既哭而銘之，因索於其家，得其遺稿千餘篇，并舊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爲一十五卷。嗚呼！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，故不復云。

【註釋】○羈臣、羈旅之臣。

○梅聖俞，字堯臣，宋宣城人，工詩。

○凡由先世之勲績而敘官者曰蔭，蔭謂餘蔭也。

○辟書、聘書、辟音

壁。○宛陵，縣名，即今安徽宣城縣。

○因說同悅。

○王文康公，字晦叔，宋河南人，文康其諡也。

○雅頌，詩有六義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

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；後因以雅頌爲盛世之樂。

○清廟，宗廟。

○商頌、周頌、魯頌，皆詩之篇名。

○吳興，郡名，即今浙江吳興縣。

○次

編次。

【語譯】我聽見世上的人說詩人得意的少，窮困的多，這句話難道真是這樣的麼？原來在世上所傳的

詩，多出於古時窮困的人的言辭。大凡士人蘊藏着他的學問，卻不能施行於世上的，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巔水涯的外面，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，往往探求牠的奇怪，心裏有憂思感憤的抑鬱積蓄着，於是便興起怨恨諷刺的意思，藉以發洩羈臣寡婦的所歎息，寫出人情所難講的說話，因爲愈加窮困，詩便愈加精工。這樣說起來，那麼不是詩的能够窮困人家，也許是窮困了纔能把詩做得精工呢！

我的朋友梅聖俞，少年時候因了祖上的餘蔭，補了一個吏職，屢次應試進士，常常被主考的官所屈抑，困頓於州縣者共有十多年。他的年紀到了五十歲，還要受了聘書，去做人家的幕賓，鬱着他蘊蓄的才能，不能够大大的表見於事業方面。他的故鄉在宛陵，小時候就學詩，從做童子的時候，所作的詩句已能驚動前輩。既經長大，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，他所做的文章，簡潔古雅而純粹，不求苟且取悅於當世；當世的人，也只有知道。

他的詩罷了。然而當時不論賢愚的人，凡是說到做詩，必定要推到聖俞；聖俞也自己把他不得志的意思，喜歡在詩中發洩它，所以他生平所作的，要算詩最多。世上的人既是知道他了，卻是沒有人薦舉他到朝廷上去的。從前王文康公曾經見了他的詩而歎息道：「二百年來，沒有這樣的作品了！」雖然知道他很深，也終究沒法薦舉他。如果使他幸而能够用在朝廷上面，做了雅頌，來歌詠大宋的功德，獻到宗廟裏去，追隨商周魯頌的作者，豈不是偉大呢？怎麼使他到老而不能得志，卻做窮困者的詩，祇不過發揮於蟲魚物類和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？世人祇不過喜歡他的詩做得精工，卻不知道他的窮困已經長久，並且將要老了，這豈不是可惜的呢？聖俞所作的詩既多，不肯自己收拾。他的內姪謝景初，恐怕他的詩多了而容易散失，便把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作的詩，分列爲十卷。我曾經愛讀聖俞的詩，卻恐怕不能夠完全得到；忽然喜悅謝氏的能够替他分類編列着，就做了一篇序，把它寶藏着。後來隔了十五年，聖俞因了疾病，死在京師；我既經痛哭他，替他做了一篇墓誌銘，因此又在他的家裏，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，和那舊時所藏的，選擇那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，分爲十五卷。唉！我對於聖俞的詩，論得已很詳細了，所以不再多說了。

送楊真序

歐陽修

予嘗有幽憂之疾，退而閒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，受宮聲。數引，久而樂之，不知其疾之在體也。夫琴之爲技小矣，及其至也，大者爲宮，細者爲羽，操絃驟作，忽然變之；急者淒然

以促，緩者舒然以和。如崩崖裂石，高山出泉，而風雨夜至也；如怨夫寡婦之歎息，雌雄雍雍^①之相鳴也。其憂深思遠，則舜與文王、孔子之遺音也；悲愁感憤，則伯奇孤子^②、屈原忠臣^③之所歎也。喜怒哀樂，動人必深；而純古淡泊，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，孔子之文章，易之憂患，詩之怨刺，無以異。其能聽之以耳，應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湮鬱，寫其幽思，則感人之際，亦有至者焉。予友楊君^④，好學有文，累以進士舉，不得志。及從廕調^⑤，爲尉於劍浦^⑥，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醫藥，風俗飲食異宜，以多疾之體，有不平之心，居異宜之俗，其能鬱鬱以久乎？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，於琴亦將有得焉。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。

【註釋】 ①宮聲、五音之一。五音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 ②雍雍，和睦。 ③伯奇，周人，尹吉甫子。母死，吉甫聽後妻言，怒逐之。已而感悟，復求之於野。 ④屈原，楚大夫，懷王信佞臣，原被放而作離騷。 ⑤楊君，即楊真，字審賢。 ⑥廕調，以受廕之世職，改調他官。 ⑦尉，官名。漢有縣尉，掌糾捕盜賊，察奸宄，蓋所以佐縣者。歷代因之。劍浦，今福建南平縣。

【語譯】 我曾經有幽憂的病症，退下來閒居着，不能醫治得好。後來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學琴，學習了宮音的幾隻琴曲，學得長久了，覺得很快樂，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上了。講到琴的技藝，實在是很小的了；到了極點，一會兒大的是宮音，一會兒細的是羽音；按了絃線，驟然彈起，忽然的聲隨情變，聲音急的，很悽慘地迫切，聲音緩的，很舒寬地和順。有時候好像山崩石裂，好像高山上湧出泉水，又好像暴風雨的從夜裏襲來；好像怨夫寡婦的歎息，又好像雌雄的鳥兒互相和鳴一般。它的憂深思遠，便是舜和文王、孔子的遺音；它的悲感憂愁，

感慨發憤，便是孤子伯奇和忠臣屈原的所歎息。喜怒哀樂的情緒，感動人家必定很深；至於它的純厚古雅而淡泊，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，孔子的文章，易經的憂患，詩經的怨恨與諷刺，都沒有什麼不同。它的能夠聽在耳裏，應在手上，取了那和諧的音調，發揮着憂鬱，宣洩着幽思，那末在感人的方面，也有很好的作用呢。

我的朋友楊君，喜歡研究學問，很能做文章，屢次考試進士，不能得意。等到靠了祖上的餘蔭，調任劍浦的縣尉，小小的地方在東南數千里以外，這使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。並且他從少年時候又多疾病，何況南方缺少名醫和良藥，風俗飲食和家鄉不同，把多病的身體，和不平的心思，住在風俗飲食不同的地方，怎能夠鬱鬱地支持得長久呢？然而要想平靜他的心，來養他的病，那末在琴的一方面，也將能夠得到些益處呢！所以我做了一篇琴說，來送他的行，並且約了道滋，喝一杯酒，彈一回琴，當做臨別的紀念。

五代史伶官傳序

歐陽修

嗚呼！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世言晉王^①之將終也，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：「梁^②，吾仇也；燕王^③，吾所立，契丹^④與吾約爲兄弟，而皆背^⑤。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」莊宗受而藏之於廟。其後用兵，則遣從事^⑥以一少牢^⑦告廟，請其矢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驅，及凱旋而納之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^⑧，函梁君臣之首^⑨，入於太廟，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及仇讎已

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，倉皇東出，○未見賊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；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迹，而皆自於人歟？書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之豪傑，莫能與之爭；及其衰也，數十伶人，○困之，而身死國滅，爲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

【註釋】

○莊宗，姓朱，名存勳，先世唐，賜姓李。其父克用以平黃舉功，封晉王。至存勳，滅梁自立，號曰後唐。○晉王，即克用。○梁，

朱全忠（本名溫）素與克用忤，克用起兵犯關，全忠拒之，封梁王；其後全忠弑昭宗，迎立昭宣帝，旋又篡位，國號梁。時全忠已死而子友貞立。

○燕王，姓劉，名守光，晉王嘗推爲尙父。守光曰：「我作河北天子，誰能禁我？」竟稱帝。○契丹，國名，東胡種。契，音乞。梁時契丹國耶律阿保

機率衆入寇，晉王與之連和，約爲兄弟，既歸而背盟約，更附於梁。○背，音佩。○從事，佐吏。○少牢，羊。○係，燕父子句係，縛也。組，綬屬。守

光父仁恭，爲周德威所伐。守光曰：「俟晉王至，聽命。」晉王至而擒之。○函，君臣句，函以木匣盛其首。晉兵入梁，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：「李

氏吾世仇，焉難降之，卿可斷晉首。」麟遂泣殺梁主，因亦自殺。○李嗣源，兵至京師，莊宗東奔汴，神色沮喪，登高而歎。○伶人，樂工。莊

宗善音律，常自傳粉墨，與優伶共戲於庭；後爲伶人郭從謙所殺。

【語譯】

唉！盛衰的道理，雖說由於天命，難道不是人事麼？推究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的所以失天下

的道理，就可以知道的了。世人說晉王臨終的時候，拿了三枝箭交給莊宗，並且告訴他道：「梁國是我的仇敵，

燕王是我所立的，契丹和我結盟爲兄弟，但是他們都背叛了我，去歸附梁國。這三件事情，是我的遺恨，給你三

枝箭，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志向。」莊宗受了箭，把它藏在宗廟裏。後來每逢出兵，便差了佐吏，拿了一隻羊到

宗廟裏去祭祀禱告，請了這三枝箭，藏在錦囊裏，背了在前面領兵。等到得勝回轉的時候，仍舊把它還到宗廟裏。當他把燕王父子用繩縛住了，把梁國君臣的頭割下來，藏在木匣中，獻到太廟裏，把箭還給先王而敬告成功。這時候他的氣概的盛大，可說是雄壯極了！等到仇敵已滅，天下已定，只有一個人，在夜裏起來一喊，擾亂的人便四面響應，倉倉皇皇地向東面逃走，尚未看見賊人，士卒卻已離散。君臣只有互相顧視，不知道回到那裏去，竟至於向天設誓，斷下頭髮，眼淚掉下來沾溼了衣襟。這時候是何等的衰敗呢！難道得天下是艱難的，失天下卻很容易麼？還是根據那成敗的事迹，都是出於人自己造成的呢？書經上說道：「驕傲遭損害，謙虛受益處。」憂勞可以興國，安逸可以亡身，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當他興盛的時候，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夠和他爭雄；等到他衰敗的時候，幾十個伶人圍困他，便會弄得身死國亡，被天下的人所譏笑。原來禍患常伏在細微的事情，智勇卻受困在他所沉溺的嗜好，豈獨伶人是這樣呢！

五代史宦者傳論

歐陽修

自古宦者，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。女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蓋其用事也，近而習其爲心也，專而忍；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親之。待其已信，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。雖有忠臣碩士，列於朝廷，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，不若起居飲食，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。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，則忠臣碩士日益疎，而人主之勢日益孤。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，而

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禍患伏於帷闥。則嚮之所謂可恃者，乃所以爲患也。患已深而覺之，欲與疎遠之臣，圖左右之親近，緩之則養禍而益深，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。雖有聖智，不能與謀。謀之而不可爲，爲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。故其大者亡國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，至挾其種類，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。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，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夫爲人主者，非欲養禍於內，而疎忠臣碩士於外，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則禍斯及矣；使其一悟，摔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爲禍，雖欲悔悟，而勢有不得而去也。唐昭宗之事是已。故曰深於女禍者，謂此也。可不戒哉！

【註釋】 ①宦者，宦官，俗稱太監。

②碩士，賢士。

③帷、幕也。闥、音縫，門屏。

④質，音至，抵押品。

⑤挾，音決，挑剔。

⑥摔，音猝，拔也。

⑦唐昭宗，名晔，與崔胤謀誅宦官，宦官懼，幽帝於少陽院，共立太子裕。其後朱全忠盡殺宦官，昭宗旋又爲全忠所弑。

【語譯】

從古以來，太監亂人的國家，他的來源比女色的禍患還要深。女色的爲禍，祇不過在於美色罷了；至於太監的害處，卻不單是一件事情，因爲他的用事，常在入主的左右，親近而習狎，他的心思，專一而隱忍，能够拿小善迎合別人的意思，拿小信堅固別人的信心，使得做人主的，必定信任而親近他。等到那人主已經信任他了，然後拿禍福來恐嚇主上，把持一切的政權。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，但是人主心裏，以爲他們和自己比較疏遠，不及太監的侍奉起居飲食跟隨在前後左右的親近，比較來得可靠。所以人主和前後左右的太監日漸親近，對於忠臣賢士便日漸疏遠，於是人主的勢便日漸孤立。勢孤了，那末畏懼禍患的心思，

便一天一天的厲害，而那把持政權的人，他的勢力便一天一天的穩固。安危出在他的喜怒中間，禍患伏在門帷裏面；那末從前所說可靠的人，卻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了！到了禍患已深，方纔覺悟，想和疏遠的臣子去謀劃，除去左右親近的太監，如果緩一點呢，那末養成的禍患，更加深切；急一點呢，左右的太監便挾了人主，當做抵押品；這時候雖有聖智的人，也不能替他計劃。就是計劃了，也不能做，做了也不能成功，到了失敗到極點，便是君上和太監兩敗俱傷。所以禍患大的，便亡了國家；次一些的，便亡了身體，卻使得一般奸雄，可以假借了這個理由而從中起事，去捕捉太監的一黨，把他們完全殺掉，藉以大快天下的人心纔罷。這是以前史冊上所載太監的禍患，常常是這樣的，不是一代的了，想那做人主的人，也並不是想養禍在裏面，而疏遠忠臣賢士在外面，原來也是慢慢積成，在情勢上造成這樣的。講到那女色的禍患，不幸而不能覺悟，便禍患臨頭了；假使他一旦能够覺悟，那末就儘可以把它拔去的。但是太監的禍患，雖是要想悔悟，而在情勢上卻有不能把他除去的困難，唐昭宗的事情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我說太監的禍患，比女色的禍患還要深，就是這個緣故呢。這豈可以不警戒麼！

相州畫錦堂記

歐陽修

仕宦而至將相，富貴而歸故鄉，此人情之所榮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蓋士方窮時，困阨閭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禮於其嫂，[○]買臣見棄於其妻，[○]一旦高車駟馬，旌旄導前，而騎卒擁後，夾道之人，相與駢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謂庸夫愚婦者，奔走駭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於車

塵馬足之間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於當時，而意氣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。惟大丞相魏國公，則不然。公相人也，世有令德，爲時名卿。自公少時，已擢高科，登顯仕，海內之士，聞下風而望餘光者，蓋亦有年矣。所謂將相而富貴，皆公所宜素有；非如窮陋之人，僥倖得志於一時，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，以驚駭而誇耀之也。然則高牙大纛，不足爲公榮；桓圭袞裳，不足爲公貴；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聲詩，以耀後世，而垂無窮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，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！公在至和中，嘗以武康之節，來治於相，乃作畫錦之堂。於後圃，既又刻詩於石，以遺相人。其言以快恩讎，矜名譽爲可薄，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，而以爲戒。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，而其志豈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將相，勤勞王家，而夷險一節。至於臨大事，決大議，垂紳正笏，不動聲色，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可謂社稷之臣矣。其豐功盛烈，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閭里之榮也。余雖不獲登公之堂，幸嘗竊誦公之詩，樂公之志有成，而喜爲天下道也，於是乎書。

【註釋】 ①季子，戰國時蘇秦字，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，大困而歸，妻不下紼，嫂不爲炊。 ②漢朱買臣，家貧，採薪自給，妻下堂求去。

③買臣不能留，竟去。 ④大丞相，宰相尊稱。魏國公，韓琦，宋安陽人，執政十年，封魏國公。 ⑤相地名，即今河南安陽縣。 ⑥高牙大纛，牙，車輪之

牙，纛，音毒，儀仗後之大旗。 ⑦桓圭，三公所執之命圭。袞裳，三公所服之禮服。 ⑧至和，宋仁宗年號。 ⑨即武康節度使。 ⑩畫錦堂，因項羽

稱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，琦知相州，是歸判鄉郡，故以畫錦爲名。 ⑪夷險一節，夷，平也；險，難也。一節，一律。 ⑫紳，大帶；笏，手版。 ⑬絃

穩之臣，皆以一身繫國家之安危。

【語譯】做官做到將相，富貴回到故鄉，這是人情的所榮耀，也是今昔所相同的。大概士人正在貧窮的時候，困頓在鄉里，庸人和孩童都可以輕視而且欺侮他。像蘇秦的遭到嫂子的沒有禮貌的對待，朱買臣的遭到妻子的拋棄；一旦坐了高車駟馬，旌旗在前面引導着，騎卒在後面簇擁着，路上兩旁的人，互相並肩接踵，都仰望着而頻頻讚嘆；而所謂庸人愚婦者，這時候東奔西走，嚇得汗出，羞恥得俯伏在地下，自己懊悔告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。這是一個士人得志於當時，而氣勢的盛大，昔人比他有穿了錦衣一樣的榮耀。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卻不是這樣：公是相州人，世代有很好的德行，做當時有名的公卿。自從公在少年的時候，已中了高科，做了大官；海內的士人，在下風聽得，想仰望丰采的，原來也有好多年了。所謂將相和富貴，都是公所應該向來有的；不像那窮困的人，僥倖得志在一時，出乎庸人愚婦的不料，來對着他們驚嚇而誇耀的呢。那麼高的車子，大的旗子，不足以當做公的榮耀；三公的命圭和禮服，不足以當做公的貴顯；只有把恩德施給百姓，把功業行在國家，使這些事情刻在鐘鼎碑碣上面，頌揚在樂章上面，拿來顯耀於後世，一直傳到無窮，這是公的志向，也是士人把這些事情來希望於公的呢。豈但誇耀在一時和榮耀在一鄉呢？公在至和年間，曾經用武康節度使的資格，來治相州，於是就建築畫錦堂，在後園中；後來又刻詩在石上，把它留給相州的人民觀覽。他的言論，把做官得意時依照着一己的私心而報恩報怨和誇張名譽，算是鄙陋；原來他不把昔人所誇耀的當做榮華，卻當做警戒。在這上面，可以見到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，而他的志向，又豈是容易量度的呢？所以他能够出將入相，替國家勤勞服務，在太平時和患難時，完全一樣。至於臨着大事，決斷大議，垂了大帶，執了手版，不動一些聲色，

卻能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般的穩固，這可以算得是繫着國家安危的臣子了。他的大功偉業，所以刻在彝鼎上面，與譜在樂章上面的，是國家的光輝，不但是鄉里的榮耀呢。我雖不能登公的堂，也幸而曾經私下誦讀公所做的詩，快樂着公的志向能够得到成功，又喜歡替天下的人講着這事，所以做了這篇記。

豐樂亭記

歐陽修

修既治滁。之明年夏，始飲滁水而甘。問諸滁人，得於州南百步之近。其上則豐山，聳然而特立，下則幽谷，窈然而深藏，中有清泉，潏然而仰出。俯仰左右，顧而樂之。於是疏泉鑿石，闢地以爲亭，而與滁人往遊其間。滁於五代。干戈之際，用武之地也。昔太祖皇帝。嘗以周師破李景兵。十萬於清流山下。生擒其將皇甫暉、姚鳳于滁東門之外，遂以平滁。修嘗考其山川，按其圖記，升高以望清流之關，欲求暉、鳳就擒之所，而故老皆無在者。蓋天下之平久矣。自唐失其政，海內分裂，豪傑並起而爭，所在爲敵國者，何可勝數。及宋受天命，聖人出而四海一。嚮之憑恃險阻，剗削消磨。百年之閒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，欲問其事，而遺老盡矣。今滁介江淮之間，舟車商賈，四方賓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於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，而孰知上之功德，休養生息，涵煦於百年之深也。修之來此，樂其地僻而事簡，又愛其俗之安閒。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，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，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時之景，無不可愛。又幸其民樂其歲物

之豐成，而喜與予遊也。因爲本其山川，道其風俗之美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。夫宣上恩德，以與民共樂，刺史之事也。遂書以名其亭焉。

【註釋】

① 滁州名，今安徽滁縣。

② 五代，卽梁唐晉漢周。

③ 太祖，宋開國帝趙匡胤之廟號。

④ 李景，南唐主。時宋太祖官周，拜殿前

都虞候，領殿州刺史。周顯德三年春，敗南唐將皇甫暉等於清流關。

⑤ 清流山，在滁縣西北，其上有關。

⑥ 剡，音剡，削平。

⑦ 江淮，長江與淮

水。⑧ 畎畝，田間。

【語譯】

修既經治理滁州的明年，到了夏天，方纔飲到滁州的泉水而覺得很甘美；問了滁人以後，在州南百步遠近的地方，找得了這泉水。它的上面有高山聳然的特立着，下面有幽谷竊然的深藏着，中間有清泉廣大地向上流出。上下左右地觀察，看了它覺得很快樂。於是就通泉鑿石，開闢地方，造了一個亭子，來和滁人往來遊息在這中間。滁州在五代戰爭的時候，是一個用兵的地方。從前太祖皇帝曾經用了周兵破李景的十五萬兵在清流山下，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和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，就此平定滁州。修曾經考查它的山川，覆按它的圖記，升到高處去望清流關，想求鳳凰被擒的地方，然而當時的父老，已沒有一個存在着可供查詢的，因爲天下的太平已有好久了。自從唐朝政治不修，天下分裂，豪傑同時並起而爭奪地方，彼此成爲敵國的，不能細算。等到宋朝受了天命，聖人出來，四海統一，向來的靠了險要地方而自固的國家，都削除消滅。在百年的中間，人們茫然地只看見山高而水清；想問那舊時的事情，遺老卻已是死完了。現在滁州居在長江和淮水的中間，是舟車商人四方賓客所不到的，百姓不看見外面的事情，却很安逸於耕田種地和謀求衣食，以樂生送死；又那裏知道君上的功德，休養生息，化育他們以至於百年的長久呢。修的來到這裏，喜歡這地方僻靜，並

且事情簡單，又愛它的風俗安閒。既經得到這個泉在山谷的中間，就天天和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；春天採取幽雅的花草，夏天蔭庇在高大的樹木下面；到了秋天起風下霜，冬天結冰下雪的時候，山形峭刻呈露，更覺得清秀悅目；四時的景物，沒有不是可愛的。又幸這裏的百姓快樂，那年歲的豐收，並且喜歡和我一同遊散，因此根據了這裏的山川形勢，說出它的風俗的優美，使百姓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快樂的緣故，是幸而生在太平無事的時候呢。講到宣揚君上的恩德，以與百姓共同快樂，這是刺史的事情，就此寫着「豐樂」二字來作爲這亭子的名稱。

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環滁^①皆山也，其西南諸峯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^②，而深秀者，琅琊^③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^④，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釀泉^⑤也。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^⑥，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^⑦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^⑧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至於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僮僕提攜^⑨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，溪深而魚肥；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冽^⑩。

山肴野蔌，○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。射者中，○弈者勝，觥籌^{*}，○交錯，坐起而誼譁者，衆賓懽也。蒼顏白髮，頹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[○]歐陽修也。

【註釋】○滁，州名，今安徽滁縣。

○蔚然，草木茂盛貌。

○琅琊山名，在滁州西南十里。

○潺潺，水聲。潺，音蟬。

○醺泉，泉名。

然覆也。

○醉翁亭，在滁州西南七里。

○太守，治郡之官。修，自稱。

○偃偃，音歐樓，曲背謂年老者。提攜，挈之以行，謂年幼者。

○例，音列，清也。

○蔌，音述，菜也。

○觥，音工，酒器，所以行酒令者。

○廬陵，縣名，即今江西吉安縣。

【語譯】

滁州的週圍都是山，它的西南諸峯，林木和邱壑尤其好看。望去樹木茂盛而幽深秀麗的，就是琅琊山。沿了山走六七里，漸漸地聽得潺潺的水聲，瀉出在兩峯之間的，就是醺泉。山峯迴環，路也跟着旋轉，有一個亭子高高地覆着，臨在泉上的，就是醉翁亭。建築這個亭子的是誰？就是山上的和尚智仙。題這個亭名的是誰？就是太守的自稱。太守和客人到這裏來喝酒，稍稍喝一些酒，便喝醉了，並且年紀又最高，所以自稱爲醉翁呀。醉翁的本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。山水的快樂，從心上得到，却是寄託在酒上呢。像那太陽出來，林中的霧露便散開了；雲來了，山中的巖穴便黑暗了；忽暗忽亮而變化無窮的，這是山中的朝興暮。野地裏的芳草盛發，而有幽雅的芬芳；佳木挺秀而有繁密的樹蔭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這是山中的四時。早上去，晚上歸來，四時的景色不同，快樂也是沒有窮盡。至於那背着東西的人在路上唱歌，行走的人在樹下休息，前面的人喊，後面的人應，曲背的老人，提攜的孩子，在路上往來不絕的，這是滁人的遊散。臨了溪去捉魚，溪水深，魚身肥，醺

着泉水做酒，泉水香，酒味清；山裏的肴饌，野裏的蔬菜，雜亂地在前面陳列着的，是太守在那裏宴客呢。宴飲的快樂，不是琴瑟簫管的聲音。投壺的投中，圍棋的得勝，酒杯酒籌，雜亂交錯，有的坐，有的起，而發出喧嘩的聲音，這是衆賓的快樂。蒼然的容顏，雪白的頭髮，倒在中間的，這是太守喝醉了。停了一會兒，夕陽將要落山，人們的影子散亂，這是太守歸去，賓客也跟着一同走了。樹林陰沉沉地遮蔽着，鳥的鳴聲上上下下，這是遊人歸去，那禽鳥便快樂了。然而禽鳥只知道山林的快樂，却不知道人們的快樂；人們只知道跟着太守遊散的快樂，却不知道太守的快樂。他的快樂呢？醉了能够和他們同享快樂，醒了能夠用文章來記述的，這就是太守。太守是說誰呢？就是廬陵地方的歐陽修啊。

秋聲賦

歐陽修

歐陽子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悚然而聽之，曰：「異哉！初淅瀝以瀟颯，○忽奔騰而砰湃，○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鏦鏦錚錚，○金鐵皆鳴；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」予謂童子：「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。」童子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」予曰：「噫嘻，悲哉！此秋聲也。胡爲乎來哉？蓋夫秋之爲狀也，其色慘淡，烟霏雲斂，○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，○其氣慄冽，○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爲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奮發，豐草綠縹，○而爭茂；佳木葱蘢，○而可悅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。其所以摧敗零落，